

圆舞

壹

认识傅于琛那一年，只有七岁。
并不是一个平凡的七岁。

我的一生，像是受一个男人所控制，使我不能有自由投入别的感情生活，不过我与他之间，却没有怨怼愤恨，我们深爱对方，但他既不是我的配偶，又不是情人，这一段感情，长而劳累，却不苦涩。

认识傅于琛那一年，只有七岁。

并不是一个平凡的七岁。

母亲在那一年再婚，举行盛大的舞会，傅于琛是宾客之一。

那一日，我被穿上白色的纱衣，戴起白色的手套，站在舞会的一角，权充布景。

已经很倦很倦，一早起来，到婚姻注册处观礼，见母亲身上缎子礼服，已深觉滑稽，低领子、粉红色，像睡衣似的。

一旁有观礼的亲友，不住投来好奇的目光，细细声称我为油瓶，指指点点。

礼毕后有人一手拉起我走，看着车子有空位把我抛进去，载

我到茶楼，胡乱给我一碗面。

这时纱裙刺我腿，半天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吃不饱，并且觉得凉。

母亲在很远的地方，换上长旗袍与亲友拍照，忽然一叠声叫人传我，他们把我一手交一手送到母亲身边，她亲昵地用手搭住我的肩膀，示意我看牢照相机，咔嚓一声，这张照片我至今保留着。

在彩照中，母与女看着镜头，头碰头，不知有多亲热，但事实，事实永远不是那回事。

拍完照，她又飞到别人身边去。

连我都知道，这是她的大日子。

她的化妆很浓很深色，远看倒红是红，白是白，近看只见炭黑色勾出大眼圈，假的睫毛如扇子似的，笑起来粉陷在皱纹里，牙齿上有烟渍子。

从没有见过这么粗陋虚假的面孔，我记得母亲从前有最细滑的皮肤，父亲叫我与她排队相面孔，然后会笑说，面皮一样细滑哩。

我很困惑，又不敢出声，吃完面又被送上车子，接到舞会。

年纪大的亲戚都没有来，母亲又换了衣裳，与惠叔叔跳起舞来。

那时才黄昏，他们已开始喝酒，有一只很高很大的蛋糕，上面放着两个小小糖人，象征新郎新娘，母亲与惠叔叔四只手握着一把刀，用力切下去，众人便拍手。

我觉得非常非常寂寞，非常非常累，踮脚到一角，坐下，低头看着自己的皮鞋，本是新的白鞋，不知被谁踩了一脚，有一个黑印子。

我抓紧手袋，里面有一块手帕与十块钱。

一会儿，当一切结束之后，母亲会带我回新家，同惠叔叔一起住。

因为祖母与外婆以及父亲都不肯收留我。

舞会中裙子擦裙子，窸窸窣窣，天黑了，我仍躲在一角，忽然之间，再也忍不住，眼泪掉下来。

我跑到一个角落去专心哭泣。

“你好。”

有人在我背后说。

一整天都没有人同我说话。这会是谁呢？

我抬起头，看到一个男人，年纪比惠叔年轻一点点，正探头看我呢。

我别转身子，不让他知道我在哭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问我。

我不回答。

“不会说话吗，”他取笑我，“是哑巴吗？”

“谁是哑巴，你才是哑巴。”

他算准孩子会这样回答。

“你为什么哭？”

“我没有哭。”

“哦，那么一定是灰尘掉到眼睛里。”

我不去理他。

“啊，对了，我的名字叫傅于琛。”

“付于心。”

“是。”

继后许多许多年，我都叫他付于心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我不肯回答。

“你父亲呢？”

“他不在这里。”

“你母亲呢？”

我也不肯回答。

“她穿什么颜色衣服？”

“白色。” 只有一个女人穿白色。

他往舞池方向打量一会儿，一呆。

“你姓周？” 他问。

我点头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 声音非常非常温柔。

母亲与惠叔叔搂着笑个不停。

“你一定饿了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来，我带你去吃东西。”

我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要跟陌生人走。”

“对的，那么你要吃什么？”

我仍摇头。

他笑笑走开：“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我等他，他没有使我失望，带热狗与牛奶回来。

我很怀疑吃了脑袋会长出耳朵来变驴子，但是实在太饿，全副吃下去。

然后瞌睡。

记得找到张沙发，靠着就闭上眼睛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。

是母亲一直摇我，我听到她声音：“老傅，玩得高兴吗？怎么不见你跳舞，同谁来？”

惠叔也在一旁说：“伊丽莎白·黄呢，我们明明请了她。”

我睁不大眼睛。

“女儿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承钰。”

“很特别的名字。”

母亲不愿意再讨论下去：“怎么办，惠，你背她出去。”

“叫醒她。”

“我来。”

“老傅，没想到你喜欢小孩子。”

“错了，我并不喜欢小孩。”

我由他抱起，送上车。

婚礼完毕，母亲成了惠太太。

在别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惠太太，离了婚，带着两个男孩，与母亲不见面。

住在惠家，生活很过得去，惠叔叔是那种很不在乎的人，不拘小节，家里多双筷子，根本不在计较范围，不过他也绝对不会前来嘘寒问暖。

一年之后，他忘了家中有这么一个女孩，正合我意。

女佣是母亲带过来的，服侍周到，这是我一生中，过得异常舒畅的一段日子，惠叔是个好人。

他喜欢旅行，与母亲不断外出，我的抽屉里放满了各国纪念品。

有一只玻璃镇纸，半圆形，里面有间小小红色屋顶的小房子，把镇纸摇动，白色的碎屑在液体中搅动，像下雪，我称它为下雪的镇纸，自德国带回。

又有一串莱茵石^[1]的项链，因为掉了一粒，母亲将它给我玩，我爱把它垂在额前，扮作印度舞娘。

抽屉里太多别的同龄女孩所没有的玩意儿，这是我所得到的。

我失去的呢？最令我纳闷的是，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亲生爸爸。

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，同什么人在一起，有没有想念我。

完全不知道。

不过我仍然跟他的姓，我姓周。

[1] 莱茵石：指水钻、人造水晶。

母亲还帮我收集各类明信片，这使我小学时期在小同学面前地位崇高，每次带两三张回学校，告诉他们，巴黎圣母院以及埃及金字塔有什么特色……

我所有的，他们都可以看得到，我所没有的，他们不知道。

但自小朋友艳羡目光中，我获得快乐。

快乐有许多许多种，当我知道能够再见到付于心的时候，那快乐的感觉是真实的。

一日母亲说：“老傅回来了。”

惠叔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他寄来一张明信片，说要住我们这里。小钰，这张甫士卡^[1]给你，自瑞士寄出来。惠，他在那边干什么？”

“研究异性。”

我一时没有省悟明信片的主人是谁，只看见背后贴着张巨型七彩斑斓的邮票，心中已有点欢喜，他写的是英文，但签名是中文，写着傅于琛，我信口念出来：傅子琛。

惠叔笑：“不不不，是傅于琛。”

付于心！

我眼前亮起来。

母亲咕哝：“小钰你的中文程度差得很哇。”

惠叔说：“他们这一代是这样的了。”

[1] 甫士卡：指明信片，英文“postcard”的音译。

母亲说：“他是否同伊丽莎白·黄一起回来的呢？”

“去年已经分手了。”

“是吗，我从没听说过，你是哪里得来的消息？”

“不知谁说的。”

“他们住纽约也有一段长日子。”

“如今傅老头死了，他也该回来了。”

“当年，他对我有意思……”

惠叔不搭腔，嗤一声笑出来。

母亲恼：“你笑什么，不相信？你有胆子问他去！”

我取起甫士卡退回房间。

我记得他。

他是那位善心的先生，在我最寂寞的时候陪我说话，给我吃东西，到最后，背我回家。

我把明信片后每一个英文字抄出来，有些可以辨认，有些不，然后查字典，所得结果如下：

“……七月一日回来，暂留府上……物色……叙旧……遗嘱善待……再见。”

七月一日，还有两个星期。

届时他会发觉我已长大很多，并且不会在派对中瞌睡。

七月还没有来，母亲已经与惠叔生气。

另一位惠太太，要带着孩子回来度暑假。

他们已有多多年没回来，惠叔兴奋，但母亲不。

她要他们三人去住酒店，惠叔不肯。

“这也是他们的家！”

另一位惠太太回娘家，但儿子们一定要同父亲团聚。

母亲非常非常生气，她甚至哭泣，但惠叔没有屈服，他们大声向对方呼喝，然后不说话。

他们像小孩子。

当大人像小孩的时候，小孩只得迅速长大。

我维持缄默。

快乐无事的日子，是否要从此结束？

母亲收拾行李，前往伦敦，惠叔并没有阻止她，只是说：“倦的时候，回来吧。”

母亲说：“我恨你。”

跟电影一样。

她提着箱子离去，跟往常那样，她没有想到我的处境。

她应该带我一起走，但或者她还会回来，届时才带我走，或是不走。

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，她不让惠叔的儿子同他们父亲住。

毕竟我同惠叔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也已住在这里好几年。

我变得很沉默很沉默。

当惠叔与付于心一起出现的时候，我没有期望中一半那么开心。

一见惠叔回来，我立即站起避入屏风后。

付于心一脸胡髭，看上去有倦态，但眼睛十分明亮。

他问惠叔：“女主人呢？”

“女人！”是惠叔的答案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她出去旅行了。”

“吵架？”

惠叔说：“不说这个，我替你备妥客房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你同你父亲可有言归于好？”

“老惠，我不问你的事，你也别问我的事。”

“是是是。”

“给我一杯白兰地。”

斟酒的声音。

“老惠，这是什么？这喝了会盲！”

惠叔尴尬地说：“在外头住这么多年，还嘴刁。”

两人哈哈笑起来。

我刚想躲进房间，付于心说话了。

“你一个人住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小女孩呢？”

“什么小女孩？”

“喏，倩志的小女孩。”

“喏，你指小钰。”

“她还同你住吗？”

“同。”

“我可否见她？”

“当然，陈妈，把小钰叫出来。”

女佣应了一声。

“她开心吗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周承钰。”

“我想还好吧，喂，老傅，没想到你对儿童心理有兴趣。”

我转身回房间。

陈妈正找我，笑说：“出去见客人，来。”

我随她身后。

付于心一见我，有说不出的高兴：“哈罗，你好吗？”

我微笑，他还当我是小孩子。

“你长高许多。”他说。

惠叔感喟说：“她最乖。”

“而且漂亮。”

我垂下头。

“还是不爱说话？”付于心低头来问我。

我避开他的目光。

他哈哈笑起来。

惠叔走开去听电话，书房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

“每次见到你，你总似不大高兴。”

我仍不说话。

“我有礼物送给你。”

“我不要洋娃娃。”

他诧异地看着我：“咦，说话了。”

“我不再玩洋娃娃了。”

“但是我没想过你会喜欢洋娃娃。”

他自行李筐中取出一只盒子，递给我。

“能拆开看吗？”我说。

“自然。”傅于琛说。

盒子是旧的饼干盒，有二十厘米乘三十厘米那么大，打开来，满满一盒邮票，且都是旧的，世界各地都有，三角形长方形，美不胜收。

我心头狂跃：“都给我？”

他点点头：“全是你的。”

“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我把盒盖关好，将盒子拥在胸口。

“是谁送你钟爱的礼物？”

“你。”

“我是谁？”

“你是傅于琛。”

“啊，你竟记得我的名字。”

“是，而且会写你的姓名。”

“谁教你的？”

“我已经九岁，何用人教？”

“哦，失敬失敬，已经九岁，喂，小姐，能否握手？”

我伸出手与他握。

他的手大而温暖有力，他的手一直在保护我。

“小姐，你认为我们可否成为朋友？”

“可以可以可以。”

“你很少这么奋勇的吧？”

我的面孔涨红。

“对了，你母亲呢？”

“在伦敦。”

“或许我可以用电话与她谈谈，叫她回来，你认为如何？”

“谢谢你。”我感激得想哭。

“不是问题，举手之劳。”

那夜他与母亲说了很久，但是母亲没有答应回来。

惠叔不见得非她不可，他热烈地进行着迎妻活动，渴望见到两个儿子。

惠叔说：“十五岁与十三岁，想想看，竟这么大了，老大听说有一米七高。”

那简直大人一样了，我惊异，这么高大！

当他们两兄弟真人出现的时候，体形比我想象中更巨。

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姓惠的缘故，而我，我姓周，相形之下，

我的尺码顿时缩了一截。

这原是他们的家。

付于心像是看穿我的心事，他轻轻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也不姓惠。”

我看他一眼，但他很快就会搬走，而我，我不知要住到几时。

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寄人篱下的滋味。

后来在人生道路上，吃了许许多多苦，但首宗，还是寄人篱下之苦，比生老病死更甚。
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发誓要有自己的家，有自己的巢，在外头受风吹雨打，回来亦可关上门舔伤。

晚上惠叔出去与家人吃饭，幸好有付于心与我同在，我听到他在长途电话中与我母亲争执。

“你应回来，你怎么可以把承钰丢在惠家不理？是，我多管闲事，但是你还想在伦敦待多久？你的余生？”

我躲进衣橱，并没有哭，哭是没有用的。

但柜里漆黑，特别安全。

傅于琛来找我，他打开房门，再打开橱门，发现了我。

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。

然后他非常非常温柔地说：“周承钰，要不要拥抱一下？”

当时觉得世上再也不会有人待我似他那么好，即时扑到他怀中，与他紧紧相拥，良久良久没分开。

他说：“为你，我会毫不犹疑娶你母亲，尽管她是殊不可爱的女子。”

他的声音很低很低，他时常用那种口吻与我说话，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，安抚我。

惠叔两个儿子顽皮得不像话，第二天，就找我碴，把我自房间拉出来，要在梯间推我下楼。

“哭呀，哭就放过你。”

“把她外套脱下来，在屋内何必穿那么多衣裳。”

惠大把我推向墙角，惠二把我拉出来。

我没有尖叫，因无人理睬。

没有愤怒，只有深深的悲哀。

正在这时候，傅于琛出现在房门口。

“住手。”他说。

惠大惠二嬉皮笑脸：“傅叔叔早。”

“再给我看见你们欺侮周承钰，无须征求令尊意见，我就煎你们的皮！”他暴喝一声，“走开！”

惠大惠二连我在内，都惊呆。

惠大嘀咕：“这是我们的家不是？”

然而他不敢声张，拉着兄弟走开。

我退至墙角，看着傅于琛。

他柔声问我：“要不要做我的女儿？我收你做干女儿可好？”

我缓缓摇头。

“不喜欢？”

“我不要做你女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着急。

“我要与你结婚。”

“什么？再说一次。”

我肯定地说：“我要嫁给你，做你的妻子。”

“啊，”他惊叹，“真的？”

“因为你对我好，而且保护我。”

“就为了那样？”

“是。”

过了许许多多年，才晓得自己原来那么早就有智慧，可是，做人是讲运气的，在我感情生活中，并没有遇见对我好与能保护我的丈夫，许多女人都没有遇到。

“谢谢你，”他说，“这是我历年来所听到最好的赞美。”

傅于琛一直住在惠家。

他为何没有搬出去？

为什么他越来越似主人？

为什么惠大惠二两只顽皮鬼见了傅于琛便躲远远？

为什么惠叔要垂头丧气？

一日深夜，惠叔进来与我说话。

我在看画报，见他满脸愁容，知道不会是什么好消息。

我等他开口。

心中异常忐忑，也猜到一二分。

“可是妈妈不回来了？”我小声问。